

德国白皮书

德國白皮書目次

德俄法戰端之緣起

實紀

奧致塞之公文書

塞爾維亞答覆奧匈之公文書

奧匈方面之資料

文牘電報等

附柏林倫敦盾閒往來之電報

目次



德國白皮書

德俄法戰端之緣起

柏林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三日

德國國務卿男爵伯提滿何耳維喀致帝國國會書云

茲爲戰端緣起特製白皮書一冊內分實紀及文牘電報若干件合行奉送貴國會卽
希

查照存案爲荷

實紀

柏林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日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皇儲佛郎慈斐迪南上公與妃好恩堡被塞爾維亞兇徒槍擊斃命奧匈官吏審訊得知皇儲之被戕實在塞京陰謀預備經塞國官吏之協助卽以塞國政府軍械局之兵器所實行者如是塞國所抱蠶食奧匈版圖之政策在全世文明各國昭然若揭卽大塞黨之肆無

忌憚、用茲窮兇極惡之手段、遂我潛竊土地之目的、亦昭昭在人耳目、該目的爲何、卽使奧匈東南部、漸起革命、由奧匈分離、而與塞國合併是也、塞國雖屢經正式宣言、變其政策、對於奧匈、必用善鄰之道、乃口是心非、終無改變之日、於此六年內、塞國如此情形、幾惹全歐大戰者、此其第三次也、而塞之所以敢悍然爲此者、實俄國爲其後援、而使之然、查俄國政策、自一千九百零八年土耳其革命後、卽在使巴爾幹諸小邦聯合以破土、而已則發縱指示之、未幾一千九百十一年巴爾幹聯邦果一再敗土、幾盡屏諸歐洲之外、後以分肥不均、致聯合之勢解、而俄國竟不因之寒心、俄國之政治家、以爲仍當由俄國爲主、組織新巴爾幹聯邦、土耳其業被逐出、卽移敵彼之意、用以敵奧、其計畫如下、卽使塞爾維亞將近年由土所得之馬其頓地、讓與布加利亞、而塞國可侵佔奧匈之包司尼亞及海爾者高維納二地、以爲補償之地、如此先使布爾加利亞成孤立之勢、俾可服從俄國之意旨、羅馬尼亞則假法國之助力、以運動之、俾其心理、傾向俄國、至於塞國則直指奧之包司尼亞及海爾者高維納爲塞國應得之地、夫如是奧國以爲如任令界外、滋生事端、不早設法防止之、則殊於奧之名譽與自衛

有礙故特將此意通知我國、并請示意向、吾國對之滿心贊成、并宣言凡奧國以爲防
阻塞國侵害運動、必須之舉動、吾德必表同情、

蓋吾德深知若奧塞開釁、俄國之參預、爲意中事、並知因同盟之義、吾德亦必被牽於
戰事旋渦、又知此事關於奧國極爲重要、既不能勸令奧匈退讓、而失其國體、更不能
於此危險之際、拒絕同盟之扶助、且塞國常施其煽惑人心之舉、非特於奧匈極有關
係、而於吾德亦甚危險、倘容塞國乘俄法之助、而害及鄰邦之完全、則奧國必漸不支、
而大地斯拉夫族全體、必盡歸俄國之統轄、如是則日耳曼族在歐洲中部之地位、卽
日形削弱矣、倘奧匈因俄國斯拉夫族主議之進步、致喪失其能力、則非吾德所可恃
之同盟國也、而吾德東西兩鄰、日日逼近、大有無強有力之同盟國、則不可之勢、所以
奧匈對於塞爾維亞之舉動、吾德任令奧匈隨意辦理、吾德並其預備手續、亦未參預、
奧國致公文於塞政府、詳細聲明塞拉亞巫暗殺一案、業已訊明、實與大塞黨會之運
動、直接相關、此等黨會、塞政府不但縱容、且更相助、故奧國向塞國要求、將此等情弊、
全行剪除、並將有罪之人、一律懲辦、同時又要求在塞國領土內、偵查此案、須由奧國

機關參預其間、以作實行懲辦之保障、至對於奧國煽惑人心之大塞黨會、必確定解散、奧國限塞國於四十八句鐘內、將所要求者、絕對應允、塞國於接到奧國公文一日後、卽下動員令、迨限期已滿、塞國復文、雖承允數款、然游移其詞、顯欲拖延此事、另開談判、以脫離奧國公允要求之束縛、故奧與塞斷絕外交、並不另開談判、亦不允塞國以所承允者、遲延此事、蓋因奧國已屢爲塞國之承諾所欺故也、

自此時起、奧與塞實際上已有戰狀、嗣於七月二十八日正式宣戰、

自奧塞開釁以來、吾德卽以爲此事應歸奧塞單獨解決、故吾德所力求者、卽在限制戰綫、並使他國明晰奧國係在正當防衛之中、因不得已而以武力從事、又極力聲明、如奧對於不文明、及其政治大背人類道德之國、開戰時、全球各文明國、斷無阻撓、及袒庇塞國、免其應得之罪之理、爰本此意、通知於吾德駐外各使、

同時奧匈政府通知俄政府、奧之對塞舉動、其目的不過對塞國之煽惑爲防衛計、不得不要求對奧睦誼態度之保障也、若破裂巴爾幹均勢之局、則絕非所願、而吾德聲明所欲限制戰界一事、接英法政府答復、均表同情、然而吾三國之所謀、竟未得使俄

國不干預奧塞之事、

七月二十四日俄政府宣示、謂奧塞鞦韆、俄國不能坐視、俄之外交大臣薩沙那夫氏、對於駐俄德大使普爾塔列伯爵亦表此意、奧匈政府令其駐俄大使、於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宣言、奧匈並無侵佔之計畫、所求者邊界之安靖而已、但當日柏林已接到俄下動員令之第一起消息、故七月二十六日晚間、囑駐英法俄各大使通知駐在國政府、痛切指明俄下動員令之危險、因奧已正式宣言、所求者非侵佔塞之領土、故**世界和平與不呂端在俄國之舉動決之耳**、當日仍囑駐俄大使、向俄政府爲以下之宣言、

若俄有軍事上之籌備、則吾德不得不爲防範之處分、此處分即陸軍之動員令也、動員令者、即開戰之謂也、因吾德知法對俄有協約之義務、故此動員令之下也、對俄也而亦對法、然吾德不敢以爲俄之甘欲惹起全歐之戰事焉、奧既不願侵害塞之完全、則在吾德意俄國自有旁觀之餘地、至俄欲保全塞國、吾德自能相助、因奧並無侵害塞國之意也、且日後自易得合意之基礎、

七月二十七日俄陸軍大臣蘇恆利那夫對於德使館軍務參贊以名譽爲質、謂尙未下動員令、現在所施行者、僅預備之處分、故至今未徵續備兵一名、未選戰馬一匹、若奧越塞界、即擬於鄰奧軍區、如茄夫、歐得薩、莫斯科、喀散等處、下動員令、至對德方面之聖彼得堡、威爾那、華爾沙、則絕無下動員令之意、德軍務參贊當即回問、俄對奧下動員令、究有何用意、俄陸軍大臣乃作聳肩狀、令問外交界、德軍務參贊旋即謂對奧下動員令、亦於德有莫大之危險、

此後俄下動員令之消息、日日加緊、俄於鄰近德界之處、亦有軍事預備、如在柯吾挪、宣告戒嚴也、華爾沙駐兵之出發也、亞利山大樂我戎軍之加增也、旋於七月二十七日、初次接到法國軍事籌備之報告、法軍第十四軍團大操未畢、即回戍所、此際吾德、仍殷殷懇懇、運動各國、限制奧塞糾葛之界限、

七月二十六日英外交大臣葛雷氏表示己意、謂所有奧塞糾葛之事、可交於德法意三國大使、會議調處、伊爲首席云云、吾德對於此意、聲明贊成其趨向、然不能與於會議、蓋吾德爲奧塞之糾葛、無傳令奧國來歐洲法庭之權也、

雖法國贊成葛雷氏之議、然因奧匈爲當然之拒絕、故此議未得成效、

吾德先已主張調和之舉、不能涉及奧塞之糾葛、因此糾葛爲奧塞之單獨事件、各國如欲調和、儘可在奧俄邦交上着手、故吾德雖已拒絕葛雷會議之意、仍遵以上主義、竭力使奧俄兩國彼此融洽、猶承葛雷氏之他一建議、轉致維恩、該建議即請奧國以塞之答覆爲滿意、否則作爲再行談判之根本、斯際奧政府雖對吾之介紹、頗爲注重、然對此意見、則行聲明、戰端已開、未免稍晚云、

然吾德調和手續、仍未稍懈、並勸奧國於名譽無傷之處、再行退讓、惜此調和手續、猛爲俄法軍事上之整備所破也、

及七月二十九日、俄政府已正式通知德政府、在四軍區已下動員令、同時法國亦有速行整備陸海軍之消息、

同日吾德駐俄大使、會晤俄外部大臣、電報如下、

俄外部大臣欲勸誘我、使我對政府贊成參預四國之會議、以便設法以和平手段、運動奧國、舍其於塞主權有礙之要求、余當允將所議之語、報告政府、特依余見、俄國既

已下令動員、啓茲危險之機、則互換意見、究係難能之事、現在俄國對奧所要求者、與俄責奧對塞之行爲無異、亦係侵害主權、奧國因重視俄國關係故、已允公布無侵佔塞國領土之意思、此由交戰國之一方、乃爲絕大之退讓、故對塞之事、應由奧國自行了結、迨媾和時、再論塞國主權之保守、亦不爲晚也、

此外余乃痛陳、現將引起戰事、致令全歐恐怖、而與塞之事、並無此等重要、竭力使俄外部大臣、瞭然於歐洲戰禍之巨細、

無如薩沙那夫氏、仍持俄於此時、不應遺塞不顧之主見、而終不能令其轉移云、云、當日卽七月二十九日、又接德軍務參贊來電、所陳會晤俄參謀總長之情形如下、

俄參謀總長邀余至、語余曰、彼適從彼國大皇帝處來、曾受陸軍大臣之委託、再行聲明目下之情形、與前二日陸軍大臣告余之狀無異、以名譽爲質、鄭重而言、至此時間、(卽下午三點鐘)各處均未下動員令、未徵集一兵、未調選一馬、並願給予公文爲證、又云雖對將來不能担保、然可切實聲明、對吾邊疆之區域、俄皇則終不願下動員令也、但余已在俄數地、並於華爾沙、威爾那等處、屢得徵集續備兵之確耗、余以此告之、

並謂伊此次向余所聲明者、實致余於五里霧中、令余不知所以、伊乃以武員名譽爲質、謂此等消息爲不確、抑係此處或他處、有不實之警報所致、而俄已徵兵、余已收到實際之消息甚夥、所以伊此次向余之聲明、諒不過試其牢籠之術、使余誤信其向之軍事籌備、尙在細微云、

俄政府屢經質問、持茲危迫狀態、究係何故、當覆稱、奧在俄京、尙未開談判、故奧政府旋以吾德之勸、於七月二十九日、令其駐俄大使與薩沙那夫氏開始談判、卽予該大使以全權、將奧於開戰前致塞之公文、向俄外部大臣詳爲解釋、聆其願欲、並與薩沙那夫氏磋商、直接關與俄奧邦交之一切問題、

吾德會同英國調停之手續、無時或懈、每有建議、足使此糾葛有和平解決之望者、無不襄助、且於七月三十日、猶將英之意見轉致奧國、英人意見、卽奧軍一越塞邊、卽在該處訂立條件、以此爲談判之基礎、吾國當自以爲俄人定必承認此議也、

孰知自七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吾德正獲英之助、竭力調和、日日進行之際、而於其間、俄下動員令之報告、源源而來、普魯斯邊界附近之處、俄已調集軍隊、俄西邊緊要

各區均已宣告戒嚴、是俄之動員令、亦已對德、充分施行、毫無庸疑、但可怪者、同時對我駐俄代表、猶以名譽爲質、否認有此等處分耳、查德方將英國最後之議轉致奧國、尙未及得奧國之回覆時、在俄雖確知該議之趨向宗旨、竟悍然不顧、遽下普通之動員令、是時德皇與俄皇尼古拉斯、尙有電報往來、德皇揭明俄下動員令之危險、並表示己意、仍在進行調停、

七月三十一日俄皇電致德皇內云、

閣下調停之舉、感激之至、實令余視此事、尙有和平解決之望、然奧既下動員令、則余不得不行軍隊上之整備、現欲停止、其機實有不能者、然而吾俄絕非願戰者、在俄與奧、爲塞事尙在談判之中、余之軍隊決不至有挑戰之舉動、此可以吾名譽爲質者也、余傾心信服上帝之恩、並望閣下在奧之調和、能得完美之結果、以保兩國之公誼、並

歐洲之和平焉、 尼古拉斯

德皇於未接此電之前、同日即七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電致俄皇內云、

閣下前者以彼此之友誼求助於余、余當承允在俄奧政府間、爲調和之手續、乃正在實行之際、閣下之軍隊、對於吾同盟國（即奧國）即遽行整備動員、余之調和手續、殆付東流、有如前之所告、雖然余仍接續進行、而現又接確實報告、知對吾東界、亦實行備戰、吾國安危所係、余之責任所在、故不得不爲自衛之處分、余維持世界和平之苦心、至此已極、刻下大勢洶洶、將來文明各國、同罹慘禍、其咎余不任之、在此時間、誠欲防此慘禍、其權仍操諸閣下之手、因無人欲危害俄之國體、威權則何不俟調和之結果耶、余與閣下及貴國之睦誼、實吾先祖所遺、亦余時常所極尊重者、從前貴國、每遇困難、余必相助、卽於近東一戰（卽日俄戰事）、余仍時常好心相待、若貴國現肯停止危害德奧軍事上之處分、則閣下目前猶能維持歐洲之和平云云、

俄皇未接此電之前、俄國各處已施行本日午前所下全國海陸軍之動員令、此動員令之目的、顯係對德、而俄皇所致德皇之電、乃於本日午後二時始發、

德政府自接俄下全軍動員令之消息後、遂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諭令駐俄大使、向

俄政府聲明、因俄已下陸海全軍之動員令、故德已宣告臨戰險狀、爲相當之處分、特現尙未下動員令耳、如俄於十二鐘內不停止其對於德奧一切戰備、照會德國、則德亦卽下動員令、

同時諭令駐法大使、向法政府要求於十八鐘內答覆俄德交戰時、法國欲否中立、查俄政府所下危害德國之動員令、致歐洲各國竭力調停之手續正在發生效果之際、突經破壞、則俄實願戰於一面、下動員令一面、又諱言之司馬之心路人皆知、况下動員令關係之重、吾德已痛切揭明於先乎、

駐俄大使於七月三十一日夜十二鐘將政府諭令轉致薩沙那夫、而至今未接俄之回覆、於所限期滿二小時後、俄皇電致德皇如下、

前電已悉、閣下之下動員令、余知出於不得已也、但余有請閣下給予與余同等之保障、卽擔保此等處分、非有開戰之意、爲兩國之裨益、及吾等所最尊重之世界和平、仍可繼續談判、吾等親睦已久、深望得天之助、得免流血、切盼佳音云云、

德皇復電如下、

接電實甚感謝、余昨已向貴政府指明、欲免戰禍惟一之途、余請至今日午刻答覆、然至今尚未接到吾大使得貴政府答覆之轉電、所以不得已而下動員令也、欲免無窮之患、須請貴政府即時爲明晰無疑義之答復、此爲唯一之辦法、但余未接此項答復以前、惜未能遵囑辦理、今余懇切要求、請閣下飭令軍隊、無論如何、不得絲毫侵及吾等之邊界、云云、

吾政府限俄之期已滿、未得答復、大德皇帝普王陛下、乃於八月一日下午五鐘下陸海軍全體動員令、此時吾政府已囑駐俄大使、倘於所限期內、不得俄政府美滿之答復、卽向宣言、云、吾德所要求者、旣經拒絕、則德以爲與俄業有戰狀、然於吾德未接到德大使之報告以前、俄之軍隊已逾吾邊、而侵吾境矣、且逾界之時、卽在八月一日下午、而在此日下午、俄皇方發以上所載之電報也、**由此觀之、是俄對德開戰也**

駐法德大使照德政府所囑、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七鐘向法內閣質問、其是否願守

中立、

八月一日下午一鐘、法國總理以含糊不滿意之答復答之、至法國願居何等地位、並不明示、祇云法國將視利益所在、相機而動、不數小時後、(即下午五鐘)法國即下全國陸海軍動員令矣、翌晨法國已開戰端矣、

以上所載、以八月初二日正午爲止、

北德公報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奧致塞之公文書

柏林七月廿四日

駐塞奧匈公使、於昨晚六鐘、將公文書致塞政府、該公文書內容、係奧匈政府要求之條件、限塞政府於七月廿五日(即星期六)晚六鐘以前回答、公文書如下、

查一千九百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駐維恩塞國公使、遵塞政府之訓令、向奧匈政府宣言、有塞國承認在包司尼亞所發生之事實(即奧國宣告并兼包司尼亞)與其權利無涉、故情願服從列強、按照柏林條約第廿五條將來之決議、又受列強之勸導、允許抑止其自去年十月以後、對於併合之反論、並敵抗之舉動、又允許改其對於奧匈向